

風過處，一地落紅

程應峰



晨起開窗，清風撲面，帶着些微涼意。低頭間，瞥見樓下草地上幾株海棠落了大半，粉白的花瓣鋪在青草上，像潑墨人失手抖落的顏料，有的被風捲着，零零散散貼在牆角、樹根，連石階縫裏都嵌着兩三片，沾了晨露，似醒未醒的樣子。

這海棠是去年春天搬來時栽下的。那時，樹苗的枝桠上還綴着未開的花苞，像一個個攢着的小拳頭。園丁說這品種叫「垂絲」，開起來能垂到腰際，風一吹，香氣四溢。如他所說，四月裏花苞次第綻開，粉得透透亮亮，傍晚坐在陽台喝茶，風裹着花香飄進來，連杯底的茶葉都像是染了甜意。我總怕花瓣落得快，每天都要數幾遍枝頭的花，然而，一不經意，枝頭就只剩稀稀拉拉的幾片，如今一場風過，竟連殘花都留不住了。

撿起一片花瓣，指腹所觸，薄如蟬翼，有點濕潤的花瓣，邊緣已經發捲，原本鮮亮的粉色，也褪成了淡白，像人老了之後，臉上慢慢淡去的紅暈。忽然想起老家的宅院，院裏也有一棵海棠，比這棵粗壯得多，樹幹上爬滿了青苔，枝桠伸到二樓的窗沿下。去年清明回去，

見鄰居在樹下種了蔬菜，只剩下一截發黑的樹幹，截在菜園裏，像個沉默的影子。原來有些東西，和花一樣，你以為會一直在，可風一吹，就再也找不回來了。

對着花瓣發怔之時，手機響了，是退休後平日裏往來較多的老同事發來的消息，說他要搬去外地照看孫子了。我隔着屏幕敲出「一路順風」，也有一份無言的失落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就像枝頭的花，開放時候熱鬧開闢，可走着走着，就被歲月的風吹散了，說聲再見，就永遠沒影了。

風又起，捲起地上的花瓣，繞在腳邊打旋。抬頭看天，雲層壓得很低，像是要下雨的樣子。街道上，有人騎着電動車經過，車筐裏插着一束剛買的康乃馨；樓下的便利店



●樓下草地上幾株海棠落了大半。

AI繪圖

門口，店員正把過期的牛奶扔進垃圾桶；對面的老樓裏，傳來搬家公司的吆喝聲，有人扛着紙箱走過，上面貼着「易碎」的標籤。原來這世間的事，大多都像這海棠花一樣，有開就有落，有聚就有散。我們總以為能留住些什麼，比如一朵花的花期，一段情誼的時長，甚至一段安穩的日子，可風來了，該落的還是會落，該走的終究會走。世事無常，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，它藏在一朵花的凋零裏，藏在一次意外的離別裏，藏在我們

以為會永遠不變的日常裏。

風漸漸小了，地上的花瓣也安靜下來。我把手裏的花瓣輕輕放在樹根下，想着明年春天，這棵海棠應該還會開花吧？只是那時的花，已經不是今年的花了；那時的我，或許不會有今天的心境了。就算如此，老家宅院裏的海棠雖枯，可我還記得它開花的樣子；老同事雖然要走，可我們一起度過的那些日子，還在記憶裏閃亮。

或許，我們能做的，不是留住所有美好的事物，而是在它們還在的時候，好好地珍惜。比如在海棠花開的時候，聞聞它的花香；舊識還在身邊，日子還算安穩的時候，多感受一下當下的溫暖。對於所有逝去的，一如地上的落紅，讓它歸於塵土，歸於記憶，偶爾想起，心裏能泛起一點溫柔的漣漪，就夠了。

風過處，飛來幾片花瓣，輕輕落在我的衣襟上。我沒有感傷，只是輕輕一吹，看着它們飄向地面，和其它落花一起，安靜地告別。這時，遠處的天空，雲層漸漸散開，漏出一點淡淡的陽光，照在花瓣上，呈現出分明的暖意。

(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)

參觀定州博物館

步入展廳，一條歷史的長河就在眼前流淌。博物館像一座時光的橋樑，解讀千年歷史的輝煌。

青磚碧瓦，悉數歲月的滄桑，文物記載的歷史，在展廳，折射出古中山和歷朝、歷代的景像。

瓷器色彩斑斕，閃耀着匠人的光芒，書畫長卷，流淌文化的芬芳。每件展品，都是歷史的碎片，拼出了定州歷史的漫長。

站在這裏，中山、唐宋、元明，都令我心生敬畏，一座博物館，像一部史書，擺放在定州的大地上。

走出博物館，仍沉浸在歷史的海洋。定州如綿延的河流，在我的心中，澎湃着無法停歇的波浪。

文廟，東坡雙槐

東坡雙槐，以先賢的姿態，挺立在定州文廟前院的中央。歲月的風霜，刻出了斑駁的紋路，難掩從古至今的盎然風光。

文廟中，學子的朗朗書聲，浸染了東坡的濃濃墨香，留在古槐身上。秋去春來，葉落重生。雙槐如老友，斟一盞清茶，靜靜守在庭院。不管時光如何更迭，不改你無言的風格，透出文化內涵，古韻芬芳。

雙槐之下，彷彿能聽見歷史的低語，在耳邊回響。東坡的文采，文廟的莊嚴，這時，都以古韻的方式延長。

枝繁葉茂的雙槐，不僅是自然的奇觀，更是文化的象徵，在文廟裏，煥發了新生。

刀槍街沒了刀槍

昔日的刀槍街，名震四方。鐵匠爐火紅，刀劍閃寒光。歷史風塵，抹去戰場的硝煙，留下街名與歷史的輝煌。

而今刀槍街，換了模樣。柏油馬路，照不見往日的鋒芒。店鋪林立，商品琳瑯。歲月的風，帶走了劍影刀光。

站在街頭，思緒隨風飄蕩。想着當年的喧囂與繁忙。鐵匠的錘聲，刀劍的交響，譜寫了一曲定州歷史的樂章。

中山明月，唐宋時光。歷史走過了幾千年，刀槍街不再是舊時的模樣。當年的古戰場，如歲月風塵，已融入了一座當代城市的血脈和新定州人的智慧與夢想。

漫步在刀槍街，心中像駛過歷史車輪，滾滾向前，無法阻擋。追溯歷史，凝成心中的永恒的力量。

刀槍街沒了刀槍，只有更多溫暖和陽光，讓這條古老的街衢，成為連接古今的橋樑。

(作者本名吳慧慧，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)

定州懷古

東方惠

莫惜頻書寄海鴻

吳建



案頭宣紙漾着歲月沉澱的米黃，墨跡悄然於邊角暈染開淺灰雲紋，那是初春時節友人寄來的信箋，言及江南桃花滿階，清掃之際，竟盈滿半筐馥郁甜香。此刻，暑氣蒸騰蟬吟悠悠，我驀然憶起「莫惜頻書寄海鴻」之句，筆尖懸停半空，遲遲未肯落下。

往昔，寫信被視為莊重之事，需擇晴朗午後，案頭備鎮紙與新墨，連呼吸亦需輕柔。祖父在世時，每月必致書蜀地姑婆，他佩老花鏡，於檯燈下字字斟酌，述及院中石榴數目、巷口茶館更迭、我之考試名次。書畢，總要誦予我聽，末了常言：「多敘家常，她方安心。」彼時信件旅途漫長，自蘇中小城郵至蜀地山城，郵票貼滿八分，信封邊角摺疊工整。姑婆回信攜潮濕霉香，字裏行間盡顯巴山夜雨之纏綿，信中偶夾乾桂花或炒香花椒，這些細碎之物穿越千山萬水，較任何言語更為生動。

電話、手機短信等相繼問世，指尖輕點，即可聞千里之外人聲，見笑顏如花。然祖父仍堅持書信，直至手不能握筆。他言：「電話言談易忘，紙上文字長存。」誠然，那些泛黃信紙今藏於樟木箱，翻閱間，祖父伏案身影依稀可見，姑婆讀信輕笑猶在耳畔。

傳統書信在手機、電話與電腦這些簡便快捷的交流工具遍布全球的今天，喪失了它生存的土壤和價值，正逐步退出歷史舞台。然而書信憑着它自身的特點和獨有的魅力，不會永遠銷聲匿跡，仍然有着它的生存空間。那紙頁間承載的，不僅是文字，更有一段生命，一份牽掛，一種等待。現代通訊固然便捷，卻少了那份鄭重其事的心意。我們隨時可以聯繫，反而不再珍惜每一次交流；我們可以瞬間傳達信息，卻常常言不及義。

去年江南公差，偶見古鎮老街郵局，青石板路經雨水洗禮，熠熠生輝，郵局木門懸銅鈴，推門聲清脆悅耳。櫃檯後，白髮老者戴老花鏡蓋郵戳，動作悠然，似在進行古老儀式。我心生寫信之意，欲查友人地址於手機，卻忘那串數字——微信日聊，郵編早忘。

友人收信驚喜萬分，來電讚郵票之美，言及信中梧桐葉落操場，憶起大學共拾落葉製



●書信含有一份鄭重其事的心意。

AI繪圖

書籤時光。「可知，」她道，「拆信之際，似有嘩嘩翻頁聲，較手機提示音悅耳百倍。」

而今，我亦養成寫信之習，致遠方友人、昔日自我、未來歲月。時而長篇大論，絮叨日常瑣碎、陰晴雨雪；時而寥寥數語，錄新詩一句，繪簡單笑臉。信封無郵票，靜躺書桌抽屜，如同餵養沉默之鴿。

想起再過數月大雁又將南飛，排着整齊的隊伍。陽光穿雲灑落信紙，字跡忽顯溫暖。憶祖父常言，頓悟「莫惜頻書」之意，非辭藻華麗，乃將細碎、平凡、易逝之日常，鄭重託付時光。如候鳥銜枝遷徙，紙上墨跡，乃歲月長途，彼此留下之路標。

在信息如洪流般湧來的今天，我們反而更需要那種鄭重其事的態度：莫惜頻書，因為每一次書寫，都是將心緒凝結為文字的儀式；每一次寄送，都是將心聲託付給不確定的遠方。莫惜頻書寄海鴻。在這個不必等待鴻雁傳書的時代，我們更應當珍惜每一次書寫與傳遞的機會。因為每一封信，都可能成為某人某日無意的珍藏；每一句話，或許就是他人生命中的一盞明燈。

遠處快遞車轟鳴，新包裹將至。而我抽屜中未寄之信，靜候翻閱之時。它們或永不啟程，卻已在心間，完成無數次往返。畢竟，真摯牽掛不懼路遙，如海鴻循舊路歸巢，紙上惦念，總在不經意間，溫柔觸動心弦。

(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)

落日晚風的盡頭

窗明風和

蘇閱涵



我總愛在黃昏時分，沿着護城河走到一座老石橋上去。橋是清朝留下的，欄杆上的石獅子被歲月磨得圓潤，有幾尊還缺了爪子。站在橋中央，正好能看見完整的落日懸在城牆的垛口上，像一枚熟透的果子，隨時要墜入那一片青灰色的瓦浪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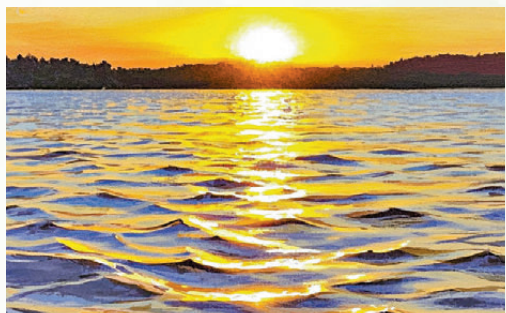
這便是我與這座小城最安寧的約會。

一開始，是沒有風的。白日的餘溫彷彿都沉澱到了水底，河水凝成一塊巨大的、墨綠色的琉璃。天空與雲朵的影子被它牢牢囚禁，紋絲不動，連偶爾掠過的一隻飛鳥，也像被粘在了這光滑的、沉寂的表面上。世界彷彿被按下了暫停鍵，萬物都屏住了呼吸。

然後，幾乎是在那輪太陽的邊緣觸到城牆最高一個垛口的一刹那，風來了。

它不是猛地撲過來的，那太魯莽了。它是從極遠的地方，一路逡巡而來。先是被西邊那片荒蕪的草灘梳理過，又被更遠處那條沉默的大河浸潤過，最後，它輕盈地躍過古老的城牆，拂過一株百歲的槐樹頂梢，這才來到我的面前。因此，這陣晚風抵達我時，早已褪盡了所有的火氣與塵埃，只剩下一種無法言說的、醇厚的溫柔。

它拂上臉頰的感覺，不像絲綢，絲綢太滑膩了；也不像泉水，泉水太清冽。那感覺，倒像是用手輕輕撫摸一件傳了數代的、被摩挲得溫潤無比的老玉器，是一種有厚度、有故事的涼。風裏帶着氣味，是太陽曬了一整天後，泥土放鬆的呼吸，是河水在傍晚蒸騰起的、略帶腥甜的水汽，還有，不知從哪家院落裏飄出的、淡淡的艾草香。這些氣味被



●落日的殘影被攪碎成一流流動的金屑。

AI繪圖

風糅合在一起，成了一種專屬於此刻的、名為「黃昏」的香水。

我扶着微涼的石欄，看這風在水面上作畫。它一來，那塊「碧玉」便活了。先是漾起極細的、閃着金光的皺紋，像老人眼角慈祥的笑紋。隨即，整條河彷彿都鬆動了，鄰鄰的波光次第亮起，將落日的殘影攪碎成一流流動的金屑。

橋的那頭，漸漸有了人影。是吃過晚飯出來遛彎的人。他們走得很慢，三三兩兩。風也吹着他們，拂動老先生寬鬆的絲綢衫褲，揚起老太太花白的髮絲。他們低聲交談着，話語被風送過來一些碎片，聽不真切，但那語調是平緩而滿足的，就像這風一樣，不疾不徐。

我忽然想，這陣風，它一路走來，究竟看見了什麼？在荒灘上，它或許驚起過一隻夜宿的野鴨；在河面上，它一定推動過漁人晚歸的扁舟；在穿過城牆的那個豁口時，它可曾聽見某個孩子吹響的柳笛？它撫慰過疲累的歸人，也陪伴過獨坐的老人。此刻，它吹拂着我，也吹拂着橋上這些陌生而安詳的面孔。我們，都成了它漫長旅途中的一部分，成了它在這個黃昏講述的、一個又一個微小的故事。

落日沉得越發快了，只剩下小半個猩紅的頭頂，戀戀不捨地卡在垛口間。天空的色彩濃郁得化不開，從西邊的瑰紫、橘紅，過渡到頭頂的魚肚白與淡藍，像一幅巨大的、正在緩緩捲起的油畫。風也彷彿懂事般地加大了力道，它不再溫柔地撫摸，而是帶着一種催促的意味，更用力地推着河水向前流，更肆意地舞動着樹木的枝條，彷彿在說：天要黑了，該回去了。

終於，最後一點光暈也被城牆吞沒。天空的油畫捲到了盡頭，露出了後面深藍色的、綴着疏星的天鵝絨幕布。風，也彷彿在這一刻，完成了它最後的使命。它漸漸地弱了下去，像是樂隊指揮收束全曲時，那一個輕柔而堅定的收勢。水面的波紋平復了，樹枝飄拂的幅度小了，一切都重歸於寧靜，一種被夜色與安寧充滿的寧靜。

(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)